

有滋有味·

人生如茶

周传奇



中国是茶的故乡，大凡中国人都爱茶，但每个人对茶的喜爱是不一样的：有人爱绿茶，因为它清淡；有人爱红茶，因为它醇厚；有人爱普洱，因为它甜爽……一杯好茶，清幽中带有质朴，苦中有香，香中带甜。细细品味，感怀浮生得失，沧海桑田，心灵回归宁静。

感受人生，就如同品味一杯清茶。生活其实就是一杯茶，对这杯茶品得越彻底，对于人生的意义就能了解得越透彻。

我爱茶又爱诗，几十年来阅茶诗无数，然而最令人心醉神往的是苏东坡咏茶诗《寄周安孺茶》中的两句：“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这诗词凝练精确，睿智深邃。只有对茶、对人生都有着最深体验的人，才写得这样的好诗。纵观其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但他淡泊名利，宠辱不惊，既坚持操守又修身养性，他乐观处世、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令人敬仰！

人生如茶，有起伏才有淡定，有

苦痛才有馨香。人生在世，功名利禄，浮浮沉沉；荣辱炎凉，转瞬即逝。唯有淡泊，才能守静；唯有心静，才能对人生做最深入、最细致、最独到、最有价值的品味，这一切与品茶是何其相似！

淡，是茶的品质，即使再浓的茶，也有淡淡的清香。静坐品茶，一杯散发着淡淡芳香的茶，令人倍感温馨。端一杯清茶，细看那紧缩的叶片，在清水中，云卷云舒，又似闲庭漫步。舒展的叶片，悠悠旋转，一浮一沉，看起来是那样细小纤弱，那样的无足轻重，却又是那样的妙不可言。茶之内功，无喧嚣之形，无激扬之态，一盏浅注，浅尝苦涩，回味甘甜。悠然品茗，心之所至，全身舒坦，神清气爽。

喝茶，不仅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生活。喝什么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饮茶的心情，心情好了，茶便甘甜。片片茶叶，浮沉之间，展现出人生百态，一切浓缩于茶水中。人生如茶，苦一阵子，但不会苦一辈子。要相信！苦不是坏事，是考验，是磨砺，更是完善和丰满自己的一个必须过程。

静心品茶，临窗独坐，闻着茶香，看着窗外，任凭风云变幻，车水马龙，内心安然平和。如此清淡，不是疏离尘世，而是让自己在尘世中修炼得更加质朴。

诗品时空·

七绝·行吟中国节(四)

徐生力

秋分·山竹

台风接至浪滔天，
船尾安然船首牵。
山竹无情何泪滴？
秋分时节急团圆。

寒露·夜游

流光水泻语喧嚣，
依岸芦花似火烧。
月下蛙鸣星点乱，
粼光闪动误鱼漂。

霜降·晨练

霜染满园多寿星，
红衣带紫炫云亭。
常言市井少山色，
宿鸟争鸣得此城。

立冬·寒潮

淮源冬立秃枝斜，
眷恋红尘弃薄纱。
世道清欢人寡欲，
雪梅在那暗催芽。

小雪·街头

日挂天边已失真，
裹头抄手羽披身。
寒风愈灭火炉旺，
烧饼温存帖近人。

妙笔人生·

二妈

虚白

小时候常常盼望着长大，大了又常常编织着童年的梦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提出了干部家属下放农村的政策，时任公社财贸书记兼供销社主任的父亲，生性谨小慎微，当即把身为国家正式职工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下放到了他的老家——来龙公社龙港(jiang)大队。

我们临时住在二妈的两间耳房里。

二妈多子，贫困，有时将腌的蒜薹揣在兜中，以便在田野间干活饿时，垫一下(肚子)。但她天性乐观，常以旷达的精神去应付窘迫的日子。

姥姥掌上的明珠，小家碧玉，二十六岁的母亲，由于初来乡下，托儿带女，并用一双营业员量布的手去做农活，故整日忧心忡忡，脾气越来越坏，我们挨揍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二妈那里自然是我们的避风港了，就像军棋中的大本营一样。

一次我与邻居家小孩打架，他的母亲到我家论理。为此我母亲又有了一次泄愤的良机。正当母亲用曲起五指背后突出的关节——号称“角丁子”，猛扣我头部的时候。不知何时，二妈悄然地出现在母亲的背后，用同样的手段磕了母亲一下。

母亲一转身，便冲着二妈恼羞

成怒地喊道：“杨疯子，你这是干啥子吗？”

“干啥子？”二妈嘴里好像嚼着东西。调侃道：“你试试疼不？几岁的小孩，这样打，那样打。”她用手比划一下，示意我溜之大吉。

不错，二妈的绰号是叫杨疯子。正是这种疯劲，支撑二妈带着六个孩子，艰辛地渡过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贫瘠的生活。

那时的孩子们除享受大自然无穷无尽的乐趣之外，常常要面对难以忍受的饥饿。

二三月的春天里，饿得吃蒜苗，结果辣地连按心口，口吐酸水，一阵难过之后，疼地淌眼泪，才直起身来，继续玩。

一次我们几个堂兄妹，不约而同地停下游戏，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原来有股沁人心脾的香气，随着和风阵阵袭来。

二妈瞧着这群黄瘦的孩子，心疼地笑了笑：“都过来。”大家十分清晰地感到幸福已经降临。

原来二妈常将剩菜水，剩米饭等一股脑儿地倒进大肚小口的瓦罐，有时添把黄豆，用破碗底盖上，放进存有余烬的锅肚，一直煨到香喷喷、烂呼呼。

此时二妈从锅肚里掏出一个用

破碗底盖着的沙罐，倒出香喷的“佳肴”逐一分给大家。

终身难忘的美味啊！

每当我想起：那小口大肚的沙罐，那用破碗底做成的罐盖，二妈那种不修边幅的形象，以及她那慈祥的母爱，我的眼泪还是幸福地流了下来。

大妈的菜锅巴，脆而香；大妈凉调的千张(一种薄豆腐)显小块状，并加以蒜泥，小磨油，其香气扑面，闻之唾液泉涌，吞咽频繁。但我们却一次也没有吃过，因为大妈吝啬，不及二妈大度，慈善。

十余年后，我们一家才恢复城市户口，返城居住。

二伯叫我：老飞。二妈叫我：飞儿。每当春节回老家拜年时，明显苍老了的二妈，还是那样乐观的态度，眯着眼睛，露着豁牙，洋溢着一种可爱的“疯劲”。拉着当年从背后打我母亲时的腔调：“哈哈，飞儿来给二妈拜年了！”

她用自制的米酒，打着荷包蛋，给我盛上满满的一碗。

那种香、那种甜、那种暖和，现在想起还是垂涎欲滴啊！

如今二妈身子骨还好，老远就可以认出我，仍然是豁着牙，眯着眼，叫我“飞儿”。

噢！我的二妈。

开心一刻·

一半落叶

一天，丈夫对妻子说：“丽达，如果让我们的婚姻保持平等，你就应该把庭院地上的落叶扫掉一半才是。”
“亲爱的皮尔，落在地上的一半落叶是你的，我的那一半还在树上呢！”

补课

老师：从今天起，我给你补课，以后不要再玩扑克牌了。
学生：是。
老师：10+3=?
学生：等于K!

为爸爸着想

儿子：爸爸，我在科技小组里做了一个指南针，把它送给您吧！
爸爸：你留着玩吧，送给我干啥？
儿子：你不是常常在外面喝醉以后分不清东西南北吗？

(综合)